

咏雪

□宋日昌

世上唯有白雪白得纯洁
世间只有雪花舞得精彩
大自然的神奇造化
将大地装扮成银色世界

飘飘洒洒的瑞雪轻抚嫩绿的麦苗
让盛开的梅花展现新的风采
伴着袅袅炊烟
冬的味道扑面而来

啊，纯洁的雪
你的足迹跨过江南越过塞北
把美好的祝愿
写在山河，写在田野

啊，温暖的雪
纷纷扬扬像飞舞的蝴蝶
你到过的每一个地方
都洋溢着吉祥和谐

啊，神圣的雪
承载希望的使者
你将生命溶入土地
成就了来年丰收的季节

我心中的雪啊
你是那样纯洁洁白
你是上天馈赠的甘露
你是撒向人间的爱

雪天的母亲

□刘吉训

大雪霏霏
寒风萧萧
田野消瘦了

一只野兔
在雪地里踩出了
一行行诗行：
千山鸟飞绝
万径人踪灭

季节顿生怜悯之心
逼着母亲在烟雾袅袅的灶旁
烘烤她疼痛的关节
母亲那闲不住的手
开始缝衣补袜
一针针 一线线
把岁月的沧桑
织成了丝丝白发

这缝缝补补的细节
把一冬的寒意
织成了我一生
最温暖的记忆

当指尖翻过日历的寒暑交替，跨过小雪大雪的料峭，经历了冬至的凛冽，倏忽间，时光辗转到了四季的末端，瘦成了天寒地冻的小寒节气。在农历十一月的尾声里，带着逼仄的寒意，拉开了腊月的帷幕。

“小寒时处二三九，天寒地冻冷到抖。”小寒到了，就意味着一年中最寒冷日子正式开始了。冷气久积，近而成寒，冷到极致。如果将四季节气比作变幻多姿多彩的唱歌、官商的高低音起承转合，那么，小寒唱的是最高音，好比韩红唱的《青藏高原》最高音达到E调的高音5，也好比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扯直了嗓子，将寒冷唱到最高亢。所以民谚说“小寒胜大寒”，小寒后面是大寒，但在节气意义上，这“大”和“小”字，却正好相反，小寒遇上最冷的“三九天”，要比大寒冷得多，若按寒冷论，应该将小寒和大寒颠倒过来才是。

小寒来临，冷风凛冽，白雪皑皑，天地一色。湖面冰封，山林素裹。但是当我们说出小寒二字时，却有种亲切的感觉，就像轻呼一个女子的名字：“小寒，小冬，你好啊？”但是她性格清奇孤冷，傲视着一切，眼睛里透着清微孤寒的光。她活在俗世之外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却又心怀悲悯。握住了小寒的手，却感受到小寒的心里孕育着春天的温暖。造物无言却有情，每于寒尽觉春生；寒意料峭处，暗有春意来。所有的终点，都会是另一个全新的起点。

天地大气，万物共振，虽幻于无形，但有禽鸟会先知。大自然中鸟儿对阴阳的感知是非常敏锐的。小寒时，阳气加快萌动，在南方过冬的大雁，第六感应收到了北方阳气的来信，热情地呼唤它们早日归来，于是大雁放弃南方的优厚生活，开始了向北迁徙的漫长旅程。

那天，女儿放学回家后说第二天早上想吃咖喱鸡肉饭，晚上我提前刷好了鸡腿肉，担心冰箱冷藏室温度不够低存不住，于是撒了盐，倒了酱，滴了油，封好后放在冷藏室里储存。

所有动作一气呵成。没有人教过我，我却做得熟练自然，作为手残一族，真的很难得。不是我天赋偶发，而是这些动作都是我深入到骨子里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家里三代人同住在一个小院里，逢年过节才有肉吃。为了让家里每个人都能吃到肉，祖母会把为数不多的猪肉切成豆粒大小的肉丁。那一块块或白或红的肉丁，带着满满的诱惑，被祖母装进了玻璃罐头瓶里，撒上盐，倒上酱油腌制。封口时，祖母还会在肉丁表面倒上一层油锁水，再用油纸撑紧扎口，盖上也已被刀切开十字口的金属瓶盖，计算着日子吃完。

有酱肉的日子，让人充满了期待。今天吃饺子，后天就该吃包子

留鸟喜鹊，在风雪飘摇中躲在建于高高树杈上的窝里，极少出来活动。旧窝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雪打，已经不结实了。小寒阳生，在晴天的日子里，喜鹊要忙着寻找新的坚实的树杈建造新房，靠一张智慧的小尖嘴，把凌乱不堪的枯枝筑成牢固的爱巢，将巢门朝向南开，以躲避北方寒风的侵袭，来年春天好在新家生儿育女。

到“四九”时，钻在草丛中的野鸡也感到阳气正从地面一点点地冒出来，于是禁不住兴奋地喊了起来：“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春天在不远处招手了。”唐朝的元稹听到了野趣的呼唤，心里暖暖的，和鸟儿们一样盼望春天的温情，禁不住

小寒帖

□北芳

有感而发：“小寒连大吕，欢鹊垒新巢……霜鹰近北首，雉雄隐藁茅。”

万物冬藏，岁月沉香。辽阔的北方，冬季总是那么漫长，天地忽如洗，俄尔风刺骨。万物冰封，呵气成霜，雾化为雪。山川田野，北风萧索，雪花飘飘，雪花是世上最多的花，给小寒“锦上添花”，令枯山枯水意境深美，将北国绘成江南眼里诗意的水墨图。风吹着雪花弥漫了天穹，在旷达的田野上，在日暮的村庄旁，夕阳抚摸着白雪，树枝在透过白雪感受这柔和的红光，默默蕴育来年春天的欢欣。

“小寒已近手难舒，终日掩门深闭庐。”围炉煮茶，咏叹唱和，永远都是冬日的情调。折得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墙角枝梅，插入案前，冬天的繁华，开在了梅的枝头，舒朗、明艳、迤逦了冬的静美时光。念梅花的君子之德，屏静气，敛素意，烹雪

了吧？两顿饺子、一顿包子下肚后，玻璃瓶里的酱肉也少了大半。透过玻璃瓶，里面挨挨挤挤的酱肉丁早已不是初时的鲜红白嫩模样，带着酱色，隐隐透着咸香味，如果不是生肉不能直接吃，真想揭开盖子扒个底朝天。

祖母每次都会连油带肉取走

烟火中的传承

□余飞

顶层部分，然后再次滴油封面，以至于到了最后，酱久了的肉丁和着油，成了黏糊糊的一团。尤其是到了冬天，花生油凝固成淡黄色粘稠状，看上去油多肉少，就像油罐子里掉进去几块酱肉，油结结实实地将肉包裹起来。

越往底层，韵味越浓。此时的金属盖子早已被盐腐蚀得面目全非，酱肉丁也常常变了味。祖母不舍得扔，告诉我们是酱久了的缘

煮茶，煮字疗疾；知己二三，品茗谈心。斟上一杯茶，敬这漫天飞舞的大雪和深冬的知己。

在红泥小火炉旁，掬一捧清雪，煮一壶陈年骏眉，站在窗边听雪、看雪，耳边响起陆虎的《雪落下的声音》，雪落在心里，那么安静唯美，轻柔婉转地诉说，相思难相遇，相逢难相守，若无斯人在畔，浮生皆空，何来好光景？在雪落的禅音中，感受心有感而意难传的天地之美，仿若天神的呓语，此生的惆怅化作一缕轻烟，和雪融为一体，清洗了五官，涤荡了凡身。茶气氤氲，沁人心脾的香，歌声与茶香在冷寂的天气，让人品出一种暖暖的深意来。

大雪封门时，在农家的热炕上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粗茶淡饭，最是清浅时光；熬煎煮煮，围炉夜话家常，这是每个人的家园，灵魂的归处。

天晴日出时，小寒虽冷人心暖，家家户户忙置办。小寒又赶上了腊八节，一年一度腊八寒，喝碗黏粥保平安。

腊八粥寓意着丰收和吉祥。此后年味也越来越浓，全民进入统一的思维模式，都开始为“舌尖上的新年”忙忙碌碌。赶年集、写春联、剪窗花，是传统的热闹景象，在素日的冰霜里，乡民们把一年的喜庆挂在嘴角上，幸福从眼睛里溢出。连不食人间烟火的顾城曾经都有一种俗世的心情：“大地这么平静，放在上边的红砖房、灰砖房里的人都在生活，在万里晴空下，爆发出炒菜的香气。”

小寒初度，观梅腮吐蕾，想柳眼藏春。走过天寒地冻，灯火阑珊处，尽是笑语嫣然。相逢一壶茶，足以慰风尘。

小寒添衣暖，岁月香如故。寒来暑往间，日子才一天天过得更丰满。

小寒清欢，所遇皆所得，所得皆所愿。

故。那时候，只要能吃肉，不管肉有没有异味儿，都吃得很香。时间久了，反而觉得肉就该是那个味道。所以，记忆中祖母包的饺子味道总是很特别，是属于祖母的匠心巧制。

后来，母亲也学会了祖母的酱肉封存法，她又做了改良，直接将肉炒熟，放在油罐里，需要时，连油带肉一起捞出，扔进锅里翻炒。被油浸久了的肉，早已没了肉的香气，我还是更喜欢祖母做的酱肉丁。

时隔四十多年，家中早已添置冰箱，母亲依然喜欢祖母传下来的酱肉封存法。事先将肉切好腌制，用的时候挖出一些，剩下的继续蓄存。渐渐的，母亲包的饺子里也越来越有祖母的味道。

而今，我要为女儿准备第二天的食材时，也常常会用到祖母的酱存法，无需上网查询，那是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传承。

一酱飘香，一味回故。

冬韵

□玉坤

红梅冷艳奇美
浪花飞溅冬景
沐浴冬日暖阳
编织最美风景
仰望蓝天苍穹
红杉高高耸立
滋润万物苍生
信守千年承诺
酒脱飘逸轻盈
瑞雪漫天飞舞
潇洒飘逸轻盈

冬天属于谁

□陈颖

了一株腊梅树。真是凑巧，小巧精致的腊梅在飞舞的雪花中开放了。腊梅被白雪掩饰着，露出娇黄的热爱生命的脸庞。梅和雪相互映衬，雪的纯伴着梅的香轻轻敲动着诗人的心房。因为这冰天雪地里的惊喜，诗人心中的凉意一丝一丝消退。腊梅不惧严寒独自绽放，人在逆境中，要学习腊梅，时时保留一颗执着和喜乐的心，终究会守得云开见月明，终究会繁花凋零见果实。

冬天被热情的朋友呼唤。其实不必呼唤，只需一个默契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淡雅的米酒，温暖的火炉，还有知心知肺的友人，傍晚有雪从天边悠悠

悠飘过来。一切都是刚刚好。将太多的言语搁浅在心潮之外，你的心结，我的愁绪，都斟入酒杯，穿肠而过的便是互相的勉励和互赠的勇气。有时候，也可以舍弃酒，两杯清茶也足够让人暖意倍长。在寒冷的冬天，酒和茶都是陪衬，真实的是彼此的叮咛和关怀。

冬天被调皮的孩童欢呼。天气预报里的雪真的来了，雪随大风狂舞，天地瞬间朦胧起来。大雪任性地跌落了一夜，早晨起床，窗外便是银色的世界，这可喜坏了周末不用上学的孩童。孩童们无需家长催促，吃了早饭，麻溜地穿戴整齐，抱起滑雪板直奔南尧公园。南尧公园进门处，有一个长长的缓坡，

缓坡宽阔，是天然的滑雪场。孩子坐在长方形的塑料滑雪板上，家长在后面轻轻一推，滑雪板载着孩子迅速下滑。堆积的雪被挤压飞起，像孩子激动的心。孩子们大声欢呼，笑声回荡在上空，落在雪后仙境的南尧天坛。这个时候，在一旁看孩子们玩耍的大人，多么渴望时光能倒流，倒流到属于自己的小时候，即便没有滑雪板，即便家长无暇呵护，只要有雪地，只要有伙伴，便足以拥有这份冬天里独有的快乐。

地里，松冠上落满了簇簇白雪，在强烈的阳光下，松树泛着油光，愈发青翠悦目，成就了冬日里最典雅最醒目的风景。随手抓起一把积雪，握成一个雪球，抛向披银戴花的雪松，大朵的松花便落英缤纷，散成团团的白雾，闪着晶莹的霞光，缓缓飞落。

读完小学，就要到距村七八里的唐村读初中了。那时，自行车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还是奢侈品，别说没有，就是有也不舍得让孩子摔打，所以我们上学基本都是徒步。冬天昼短夜长，早晨六点多吃完早饭天还未放亮。小伙伴们相互吆喝着，三三两两聚到了村口坝头。一夜大雪早已抹平了熟悉的小路，满眼白雪皑皑，根本就分不出哪是路哪是坎。清晨的寒风掠过白茫茫的积雪，扬起一阵阵的雪雾，示威般地扑到脸上，窜进衣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面对这种情景，我们从没有一个人动摇过，大家毫不畏难，谁在前面谁就做开路先锋。踏进没膝深的小路，娇小的身影好像浮在雪地上，一会儿便双颊绯红、热气腾腾。索性挥动前边的倒地，后面的就连续追尾，就势倒在上面。雪地里滚爬的孩子们，衣服、头发、脸上、眉毛沾满了雪，完全成了雪人，简单拍打一下，再来……喧闹一直持续到各家各户透出昏黄的灯光、飘出阵阵饺子香。“宝子，回家吃饭！”“强子，吃饭了。”母亲们的一声声呼唤回荡在巷子里，除夕的雪夜充满了温馨气息。

最让人心动的是雪过天晴后景象。农村的孩子冬天也闲不着，天一好就得上山砍柴拾草。跟着哥姐走出村落，眼前一下子就开阔起来，秋收后有些凌乱的田野雪后变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大海，浪奔浪涌，收放自如，堆堆叠叠，一直汇到远处的高山。来到山上，草木早已衰败，只有苍翠的青松屹立在雪

着摘下的帽子，在喧嚣的雪路上欢跑起来，叫喊欢笑打破了黎明的寂静，久久回荡在乡间小路的上空。路越走越轻快，天也越来越亮，霞光透过山峦洒在路两旁一树木的冰挂上。那冰挂一串串、一条条，像怒放的白梅，像多姿的珊瑚，像绽放的礼花，冰清玉洁，晶莹剔透，为安静的冬日带来了生气，也为我的少年时光增添了更绚丽的光彩。

人生就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，河里流淌着不同阶段人生的记忆和体验，丰富的记忆和体验中始终涌动着乡情乡思的波浪，她荡漾着生活的烦恼和浮华，滋润着荒芜的心田，为单调忙乱的人生之冬带来了阳光般的温暖和关爱，也带来了飞雪般的沉静和回味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，以便发放稿费。
投稿邮箱：ytrbzk@126.com